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红色风暴

第六集

51
00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紅 色 風 暴

第 六 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集专门发表了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楊尙奎同志的长篇革命回忆录“紅色贛粵边”。

贛粵边地区是一个英雄的地区。在解放以前长长的二十多年內，贛粵边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一直坚持着英勇頑强、坚苦卓絕的武装斗争。在这篇回忆录里，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不但完整地記述了贛粵边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貢獻的发展壮大过程和重要历史事件，并且生动而深刻地描写了革命斗争中的許許多多革命战士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高尙的品质。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紅 色 风 暴 第 六 集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01799

开本：787×1092 1/32·印张：4³/₄·字数：91,250

1959年8月第一版

195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108

统一书号：T 10110·201

定价：(5)三角九分

紅色贛粵邊

楊 尚 奎

贛粵邊革命游擊根據地是個英雄的地區，一九二五年就有黨的活動，從一九二八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止，革命的武裝鬥爭一直沒有間斷過。二十多年來，經過幾次歷史的大變動，根子一直不斷，火種一直不滅。

紅色的贛粵邊啊，你哺育了多少英雄的子弟，寫下了多少不朽的史詩……

—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主力紅軍長征已經二十多天了。

一天夜晚，我們的隊伍向目的地疾進着。這支七、八百人的隊伍，是贛粵邊特委和軍分區領導機關帶着的一批幹部和一個營。李樂天同志是特委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我是特委副書記，劉新潮同志是少共特委書記。我們的隊伍根據中央分局和贛南省委的決定：開赴贛粵邊，會合當地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和牽制敵人，配合主力紅軍長征，並且鞏固和發展游擊根據地，與湘贛邊、湘鄂贛邊、閩西南等游擊根據地聯繫，為以後恢復中央蘇區創造條件。

這天夜晚，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只見被摧毀的敵

人碉堡，余烬未灭，閃起一陣陣火光。战士們边走边議論：

“真好，烏龟壳掀掉了！”

“主力紅軍打得痛快呀！”

“快到敌人的封鎖綫了吧？”

“是，前面还要过一条大江。”

“快步跟上，就要到桃江了！”前面忽然傳来了口令。战士們知道快过封鎖綫了，立即肃靜下来，加快了步子。部队象蜿蜒着的长龙，前进着。直到湍急的流水擋在面前时，部队才停下了急速的步伐。先头部队聚集在江边，看着嘩嘩地吼叫着的激流。

桃江：河闊水深，沒有桥梁，也沒有渡船。这个地区鬧革命以来，国民党反动軍队就控制了渡口，把渡船劫掠走了。部队前面的偵察排虽然早已到达这里，还是弄不到船只，只好涉水过江了。寒风刮得更紧，江水冰凉刺骨，战士們の脚跟、小腿上划出无数道血痕。江心近了，水深了。激流冲击着战士們，有的背包灌进了水，有的衣服全被水浸湿了。一片大水連天。一陣大风刮来，使人更加搖搖晃晃。假如这时双脚踩不穩江底，全身一漂浮，就要被激流卷走。

部队克服了困难，終於胜利地涉过了桃江。

部队繼續向西前进。我們一面走着，一面回头望着桃江东岸。东岸的山巒全部隱沒在暗墨色的夜幕里。

“快走吧，这里已經是贛粵边的边沿区了。再走几天，就可以到油山了。”

李乐天同志回到了他熟悉的地区。他边走边向我们介绍着情况：

“油山，是赣粤边的中心地区，北面是江西信丰，南面是广东南雄。山巒連綿，地形复杂，松竹遍山遍野，还有很多茶梓树。老百姓除了种庄稼，还放松油，造土纸，制茶油。

“油山往西是北山地区，一片接一片的原始森林，走几十里看不到天。我们这里——王富墟，是油山的北面。信、康、赣地区，大多是丘陵地带。油山东南是南山地区，是南雄和龙南、全南、信丰的交界线。东西一百多公里不开闢，好象一条带子。”

我兴奋地说：“地形条件真不错呀。”

“当然，丛山密林，活动方便。而且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再说，赣粤交界处，正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利益有矛盾，常常狗咬狗。我们过去常利用他们的矛盾。广东逼得紧时，我们就到江西，在江西打击了敌人，就跳到广东去休整。”

“我们是有条件在这个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刘新潮同志非常乐观地说。

“那当然！”李乐天同志也充满信心。

这时，从赣南到五岭山区一线的敌人，在主力红军长征时的强大打击下，惊魂未定。加上我们出发前，赣南军区的主力部队，积极向南面的古陂、安息方向进发，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这次我们队伍向西疾进，行动就比较顺

利了。

过了桃江，部队又在山地中前进着，

这里，有过革命影响，以后敌人占据了，成为白色地区。特委的侦察队就在部队前面活动。

从王富墟到赣州有条大路。我们必须跨越这条路。大路经过大山上，路旁有几家店铺和茶馆，离两头的墟镇都有十里左右。我们正好在这里休息，喝口热茶，缓过气来再向前走。

我们的四个侦察员化装进了茶馆，把茶铺里的顾客一打量：有个戴着眼镜的胖子，架子十足地坐在中间，一支短枪放在桌上，呼么喝六，要茶要水。旁边坐着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士兵。

一个侦察员扑到胖子面前，短枪对准他的胸口：

“举起手来！”

胖子一抖，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落到地上，打得粉碎。他结结巴巴地说：“兄弟，你们，你们是搞什么的？”

“红军！”

胖子的脸象死灰一样，两条肥短的手颤抖抖地举起来：“兄弟，我……”

“你，早就认识你了。你是于都的大地主，对不对，我们闹革命了，你就跑到赣州去了，现在是赣县的靖卫团总。不错吧？”

胖子浑身无力地软瘫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对不起，对不起。”

等到部队到达，我們把胖子团总一审讯，他說：因为听说大队紅軍要来，我才从王母渡回贛州去。并且說：这一线國軍为了对付这个情况，已經收攏部队，免得給紅軍消灭。

部队繼續向王富墟前进。天黑时，接到偵察队报告：王富墟原駐广东軍一个連，已經跑了，現在沒有敌人。部队就进入了王富墟。

王富墟是个不太大的墟鎮，有十几家店鋪。我們一研究，覺得應該在这里做些群众工作。老俵們一听我們是紅軍，都来送茶送水。群众座談会、个别訪問，到处进行着。这样熱鬧了一个多鐘头。部队走的时候，行列間出现了香烟头的火光，談笑声不絕于耳。当时，和龙回地区的游击队已經联系上，加上連日行軍疲勞，我們就在离王富墟十几里的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王富墟逢墟。我們派偵察員去偵查敌人去向，并且派些采买人員也隨去购买一些食物、文具和日常用品。以后，有些零星人員也請假赴墟場去了。

近午时分，墟場那边响起了枪声。随着，偵察員报告：广东軍一个連回到王富墟，和我們偵察队遭遇了。等到大队赶到击退了敌人，零星的赴墟人員已經有了伤亡。

敌人早就知道了我們的行动。开始，他們以为是主力紅軍的后尾部队，不敢动我們。第二天敌人摸到了我們的底細，就又折回王富墟，与我們的赴墟人員打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們經過上乐等地到达油山。在油山地区坚持斗争的刘符节同志、叶明魁同志、曾彪等同志，热情地欢迎了我們。

“啊呀，来了这许多干部，我们的工作要大大开展了！”叶明魁同志兴奋地说。

曾彪同志边看边说着：“部队好整齐，还有重机关枪，可要好好打几仗呀！”

革命群众热情地为我們让房子、送鞋子、送菜……。部队的联欢会、军民联欢会一个接連一个地进行着。李乐天、我和刘符节等同志向群众讲了話，向人們表示了军民一致坚持赣粤边斗争的决心。接着，圍着篝火唱起山歌来：

斧头砍断糾絲柴，

紅軍消灭反动派！

.....

二

一九二六年，李乐天同志回到了家乡。随着，农民协会成立起来了。

第二年的夏天，李乐天同志忽然离开了家乡。他的父亲时量先生听到：蒋介石杀起共产党员来了，城里的工会和农会遭受袭击了；本县的曾昭秀、彭显模、謝太謙以及乐天等都是共产党……。他担心儿子的安全，时刻盼望着乐天的訊息。

不久，李乐天同志又在家乡出现了，听说国民党县政府要捉他，时量先生借口到信丰教书，带着李乐天同志出去避了一个时候。又过了些时候，李乐天同志再度回家乡

后，湖口的曾昭秀、上湖的彭显模等同志就来找他。这天，曾昭秀、謝太謙、陈召南、彭显模等同志整夜开会。当到天明的时候，大家伸了伸腰，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精神又抖擞起来。

會議繼續进行着。

“朱德同志指示我們为武装暴动作好思想上、組織上、行动上的准备工作。”把农会的积极分子組成秘密赤卫軍的問題，大家都同意了，主持会议的同志接着說：“現在我們来研究行动問題。”

“枪怎么办？”有人問道。

“朱德同志留下的九条步枪，在我那里放着。”

“行动，我看先杀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紳卢坤、麦显荣！不把这些家伙搞掉，群众是不会起来的。”

“对！”大家一致贊同。

第二天，南雄城里的美香館酒楼特別熱鬧，还没有到下午四点钟，已經挤滿了宾客。滿酒楼都是猜拳行令的吆喝声，生意比平时好了几倍。酒楼老板高兴得滿臉紅光，真洋洋地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些喝酒的客人，他等待着即将来临的貴客。将近黄昏，貴宾們来了。走在前面的名叫李士泰，穿着綢长袍，蕭蕭洒洒地一拱手，让身后的几个人走进酒楼来。于是，南雄县的显赫一时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卢坤、麦显荣、黄一平、王名山……。他們一面向酒楼老板点头，一面向作为东道主的李士泰說：“士泰兄，請先，請先。”李士泰把卢坤、麦显荣等帶到預訂的筵席前坐定，四冷盆、四热炒、海參、全

鸡……丰盛的宴会就开始了。

“請。”

“你請先，士泰兄。”

吃着，喝着。忽然，李士泰微微皺眉，站起身来喊：

“老板，上灯，上灯。”

卢坤也摸着肥大的脑袋說：“是呀，該上灯了。”他猛然覺得后領給什么人拉住了，怒氣上升，想回头去叱罵。这时，一把匕首已經伸在他的胸前了。

“这，这……”

那人笑笑說：“杀土豪劣紳，懂不懂？”

卢坤已經来不及回答了，匕首戳进胸脯，清算了他罪恶的一生！黄一平、麦显荣也在卢坤的身旁倒下了。王名山坐在門边，一見情况不妙，就钻在桌子下，趁着一团混乱，一溜身就跑了。有人喊：“快追，王名山逃了！”他一脚踏錯，从楼上滚到楼下，翻身向屋后奔去，钻到尿桶里去了……

过了几天，王名山偶然碰到李士泰，連声問：“士泰兄，你那天……”李士泰說：“別提啦，別提啦！”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李士泰了。王名山哪里知道，原来李士泰是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为了誘杀这些土豪劣紳，才大肆請客的。

在初次行动胜利后，曾昭秀、謝太謙、陈召南、彭显模和李乐天等同志，又組織了第二次行动。

“我們要扩大武装，这样才更有力量。我主張这次要到有枪支的地方去，弄枪！”曾昭秀同志說。

“我同意。我們这次要多分几个地方，同时动手，使反动派顧了头，顧不了尾。”彭显模同志常常介紹海陆丰的斗争經驗，他这样一說，大家就同意了。曾昭秀又补充了一个意見：“不仅南雄一个县动手，还有信丰、大余、南康等地也要一起动手。”接着就派人去向特委作了报告，特委同意了他們的意見。特委一面立即通知了信丰、南康各县，一面又派人到南雄各地联络。当时，信丰、南康等县，在郭一清、蕭凤鳴、謝維都、曾魁桃等同志领导下，也早就作了准备。

一九二七年八月，郭一清同志接到特委的通知，迅速赶到筠門岭去，迎接由南昌南下的“八一”起义軍，并为起义軍作向导。郭一清同志冒着暑天酷热，兼程赶到筠門岭。一到筠門岭，才知道：“部队早过去了，”郭一清同志只好轉回信丰。

过了一个时候，曾魁桃找到郭一清，一把拉住他說：“快走！”郭一清同志跟他們走到黄泥排。黄泥排、土塘壁一带都住滿了不戴符号的部队。他們走到一家楼屋里，在厅堂上見到三个人：两个讲四川話的中年人，另一个年紀較輕，滿臉是长胡須。經過介紹，知道是朱德、陈毅、王尔琢三同志。朱德、陈毅同志問了一些地方情况，临走时留下一部分步枪，还指示郭一清等同志要很好发动群众，作好武装暴动的准备。

“这里有什么大山？”王尔琢同志問。

曾魁桃同志想了一想，回答說：“山很多，就是沒有大山。”

王尔琢同志沒有再問下去。

以后，部队向西南韶关走了。等到蕭凤鳴同志回来，才传达了朱德、陈毅等同志的指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南雄大塘还是象往常一样
的平靜。下午四时左右，忽然响起了枪声……

伪乡丁鳴鑼吆喝起来，乡丁队队员赶紧带枪集合。一排土枪声响起。乡丁队中被打倒了一个，另一个鮮血滿臉，把枪一丢，双手捧着头轉身就走，其余的乡丁队员也都四散飞逃了。

彭显模同志已經出現在大家面前，他大声喊：“繳枪！繳枪！”上溯村的彭吉妹带着秘密赤卫队长，也跟着向乡丁們冲去。乡丁們又喊又嚷，索性一倒身就跪在地下。十几条步枪就到了赤卫队员們的手里了……

在这几天里，南雄县的夹河口、新田、大塘等十几处的伪乡公所、厘金稅卡、烟膏局全部被打垮了，繳到长短枪三百八十几支。大余县的圩里、梅关等处，信丰县的九渡水、小河、游州等处，南康县的烽山、塘口等处的伪乡公所、厘金稅卡等也被打垮了，繳到一批枪支。

这时，广州暴动的消息傳来了……

“打倒国民党！”

“杀土豪劣紳！”

“土地归农民所有！”

革命的标語在贛粵边各地到处張貼起来，革命的口号激动着貧苦农民的心弦。

三月初，在信丰县的黄泥排成立了信丰县苏維埃。在

南雄县黄坑召开了农民大会，在上溯成立了南雄县苏维埃。南康、安远、定南等县也搞了武装暴动，成立了工农政权，扩大了红色武装。

赣粤边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开始了，以油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在艰巨的斗争里，曾昭秀、陈召南、谢太谦、曾魁桃、谢维都等同志，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很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无数的革命群众遭受了杀害。然而，革命斗争却一直坚持下来了！这时，赣粤边革命斗争就由李乐天同志负责。他带着游击队跑遍了赣粤边各地。

我们随李乐天同志一起到达了油山地区。当我们到了油山东北麓的信丰县境的槽里屋场以后，地方干部、游击队员、老年人、小伙子、姑娘和孩子都拥到我们的面前，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司令部来了！”

“李乐天来了！”

很多人向李乐天同志打招呼。他也和大家谈了起来。他忽然看着对面的山坑——潭塘坑，激动起来，他说：“就是这里，还有过一段壮烈的故事呢。”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情。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围剿”时，李乐天同志带着雄、余、信游击大队转移到信丰地区来。这天，大队隐蔽在槽里对面的山上。国民党反动军从黄坑口到上坪一带去“抄山搜剿”。在黎明时分，农民丁生狗和龙背佬刚准备下田去，便被抓住了。反动派逼着他们带路到福子坳去。走到槽里对面的山坑边，丁生狗搞了

一下龙背佬，龙背佬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回头看了一下，又向前走着。忽然，丁生狗使勁拉了下龙背佬的衣角，龙背佬才弄清了他的意思。两个人就站着不走了。

恰在这之前，李乐天同志带着游击队来到了这里。由于行动迅速，当地群众都不知道。但是，丁生狗走到山坑口，看见山的那边茅草里出现了一道深痕，就象一块烫铁压过了一样。他心里一动：这一定是游击队刚走过去，无论如何不能把反动军队带去。所以，他招呼龙背佬站住，不让他向前走了。

“为什么不走？”反动派军官恶狠狠地问。

“歇不得路。”

“混蛋，你们存心捣蛋，不带，枪毙你们！”

“枪毙我们也不带！”

反动派军官气得瞪眼大叫，掏出短枪来敲丁生狗的头颈。丁生狗还是毫不畏惧。

“叭，叭，”两枪，丁生狗和龙背佬倒下了。枪声，象是他们向游击队发出的报警信号。李乐天同志听到枪声，带着部队及时的转移了。

群众用生命来救护自己的武装部队，就更加激动了游击队英勇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不久，游击队就在群众协助下，胜利地袭击和伏击了大塘、平村、茶田、黄坑、夹河口等处的敌人，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三

信丰县长安区的区委负责人朱赞珍同志，向我们兴高